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教女遺規

原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闈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為之教針黹備妝奩而已至於情性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為不必教者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為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淺鮮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慧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更為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閒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為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為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開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乾隆七年九月既望桂林陳宏謀題於西江使署

教女遺規摘鈔目錄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曹大家女誡

宋尚宮女論語

呂新吾閨範

溫氏母訓

唐荃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女訓約言

失名

補鈔

呂新吾女小兒語

熊勉菴婦女不費錢功德例

教女遺規摘鈔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曹大家女誡有序

大家姓班名昭後漢扶風平陽曹世叔妻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長兄固作前漢書本單而卒昭續成之次兄超久鎮西域昭上書乞賜兄歸老歸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冑博極羣書宗節撫孤復能爲兄上書爲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誡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爲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爲詬病今所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情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是爲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爲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元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子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譽有惡莫辭辭不迫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

音極煩 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為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音汪瘦弱也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惟恐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為婦之

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高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高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音澣澣也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

學禮章第三 凡為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叙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即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禮筵待遇酒畢沾唇食無受勸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鄰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早起章第四 凡為女子習以為常五更雞唱起著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妝揀柴燒火早下廚門摩鍋洗鑊煮水煎湯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春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餐飽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牀起來已晏卻是慚惶未曾疏洗突入廚房容顏齷齪手足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舖啜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藏醜呈鄉里辱及爺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梁若有不諳細問無妨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牀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禱告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孝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淚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需索陪送爭兢衣裝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財帛不顧哀喪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奉看養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靚不

敢隨行不敢對語如有使令聽其囑咐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寤洒掃庭堂洗濯巾布齒藥肥阜溫涼得所退步階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步整辦茶盤安排匙筯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軟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齒牙疏蛙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遲將歸睡處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幸道苦呼喚不來饑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為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如身悔之無路

事失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為親前生緣分令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計途程黃昏未返瞻望相尋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嫵婦先自安身夫如有病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莫學蠢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忍氣低聲莫學潑婦翻開煩煩粗絲細葛熨貼縫紉莫教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茶飯供待殷勤莫教饑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語和樂琴瑟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人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脩酒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叱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緝苧若在人前教他禮數莫縱嬌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浪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莫縱游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為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鬪鬪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禮強梁言語不識尊卑不能針黹辱及尊親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猪養鼠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嫺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凡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一年之計惟在於春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擁帚洒掃灰塵掃除過潔靜幽清眼前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

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文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夫婦也

離盡於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倭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

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色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

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

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音爾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

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焉不可賞

和叔姝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姝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之臧

否毀譽一由叔姝叔姝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姝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敵也哉自非聖

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

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斷鐵同心之言其臭也蘭此

之謂也夫叔姝者體敵而分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

彰而瑕過隱塞舅姑於善而夫主嘉美聲譽矍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

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恤毀譽音

也。謗言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晦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高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宋尚宮女論語

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茶，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詞高。若昭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為女學士，拜內職尚宮。掌六宮文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尚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為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慈漆酒漿紛帨刀礪纖悉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析，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嫗嫗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為人。

學作章第二 凡為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切勿怠怠。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渾濕即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襪，引線繡絨。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嫺婦，積小癡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粗率，為人所攻。嫁為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爽利家宅光明莫教穢汚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饋送頻頻莫教遲慢有誤工程積穗聚屑喂養孳牛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鄰夫有錢米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麥成棧成囤油鹽椒豉盛甕裝盛猪雞鵝鴨成隊成羣四時入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享福囉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寶主洗滌壺瓶抹光霽子準備人來點湯遞水退立堂後聽夫言語細語商量殺雞為黍五味調和菜蔬齊楚茶酒清香有光門戶紅日銜山晚留居住點燭擎燈安排卧具欽敬相承溫涼得理侵曉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夫喜能家客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筋無題有鹽無醋打男罵女爭噉爭哺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等待夫歸即當說訴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為貴孝順為尊翁姑嗔責曾如不曾上房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可外聞東鄰西舍禮數週全往來動問款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則說當行則行閑是閑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言汚語觸突尊賢奉勸字量後思前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子今後生宜學勿曰難行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閨庭有客在戶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來往秉燭擎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沒光榮此篇論語內範儀刑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不可朦朧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謹按呂新吾先生凡有著述悉有功於世道人心子錄之以為世勸者屢矣閨範一篇前列嘉言後載善行復繪之為圖系之以贊無非欲兒女子見之喜於觀覽轉相論說因事垂訓實且苦心當時士林樂誦其書摹印不下數百本直至流布宮禁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奮巾幗之內相與勸於善而遠於不善者益不知凡幾也今限於卷帙不復繪圖擇其言之尤切行之尤顯者錄為一卷雖於原編僅十之三四而子道婦道母道胥備焉所載懿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誠哉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孰謂女德為無關輕重哉

嘉言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認身也子寢不側坐不邊音編立不踣音秘一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音四正

也音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孔子

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音餽食之間而

已矣是故女及日音猶言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音奔喪喪則越境事無擅為行音行無獨成參音參人知而

後動可驗音有證而後言畫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孝子不取亂家音亂內

子不取世有刑人音棄於官法不取世有惡疾音惡疾不取喪父長子音喪父長子無家教不取音無家教婦有七去音婦有七去不順父母

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音有所取兄音兄無所歸音無所歸而音而今音今不音不去與更三

年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士昏禮曰父醮音焦命音命之酒音之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音往迎爾相承我宗事音承我宗事祖音祖先音先勗音勗

音勉也帥音帥先以敬先妣之祠音若也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音不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音戒之無非

敬之音勉善夙夜無違命音子之令母施衿音琴結音結悅音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音闔門庶母音庶母及門內

施音大鞶音鞶申音申母之命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音敬又言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音過視諸衿音衿鞶

視於學則思父母之命矣於學二帶欲其重重收斂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孰謂閨門為放肆之地夫婦為褻狎之人哉

文中子曰

通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

情欲早婚直性早娶妾媵音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侔也乎天地則無以奉廟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極其貞淑不

貳其操終始如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天子而為宗廟主此綱紀

之首王教之端也 吳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縱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族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柳開仲塗曰皇考也治聲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

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貽訾音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

婦則惴惴音慄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愚嘗謂婦人有五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女子是自家子女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弟是自家

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皆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得不分婦人日浸此

言兄弟安得無嫌諍曰兄弟一塊肉婦人是刀姐言任其剗割也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

言任其調和也婦人可畏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不作人家災星禍鬼云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苟賢矣今雖貧賤要知異

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

彼挾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如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

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耶 又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

孝經論語及女誡之類略曉大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

教女遺規

饋唯事酒食婦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經盡黷姑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此雞晨鳴以致禍也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哀也婦妻如親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裁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李氏女戒曰貧者安其貧富者戒其富又云棄和柔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為輕薄之婦人藏心為情出口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可不慎諸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與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

孝女 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顧共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靖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呂氏曰勢之尊卑理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賢哉衍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難以之治齊國可也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

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酩酊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媚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以媚為夫人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紫音提意有女五人無子意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意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紫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戮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為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紫者雖謂之有子可也為人子者可以愧矣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婆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胥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效靈江名曹娥焉古流名矣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況一孱弱女子獨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字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為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贖鉅萬娥乃祝髮為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此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抑亦松與趙之類乎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

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獎

呂氏曰葛妙真爲母子之情發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人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

袁氏女元漂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癰瘰臥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孀婦女子欲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乎

康孝文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贅王珏爲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遺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烈女 女子之道守正待死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

奉天寶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羣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貧也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呂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

貞女 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為耳目所變迹不欲為中外所移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非嬖上倫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靡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點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中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為誰而可入也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為蚊囓而死節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為露筋廟

紹氏曰高郵不忘其事而有祠又載劉叔剛啟蒙故事云嗟夫姑嫂同行旦夕不相離即投民舍少避鄉史雖得而議之貞女守禮愛名重於生死固如此古侍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節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女於天壤明嫌微於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實死亡禍敗之為懼也

廉女 視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奩實佐贈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實佐饋遺奈何以賄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爭不能歸奩而不受實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吾未見女子之獨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

晉冀缺耦乃豆切其妻饁音葉夫夫婦相敬如賓晉大夫曰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疎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餼非獻酬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